三淵集

卷廿六

日錄 漫錄

三淵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目錄

漫錄

贊銘

目錄

三華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三淵集卷之三十五

日錄庚子

三月初一日晴風氣猶凄薄也至末章則自恨不能

南三遍聲氣短而意味則長恨不回此心於少時

耳關雎解分明言宮人於淑女未得則寤寐反側

旣得則有琴瑟鐘鼓之樂至於尊奉二字尤非可

施於文王也而猶有錯解以文王者如尤翁林德

涵亦不免此難道朱子解書後人見不差也

卷耳陟彼云者恐是后妃念文王載驅歷險僕馬瘏

頓而爲言如欲登高望遠則語勢不宜若是拖長

而至於僕痛云云尤可判其非遠望者矣
樂只君子君子二字恐不可零湊作小君似只是宮中之人贊歎文王之能齊家耳周南一篇必純以后妃事充之則兎罝章亦可拔去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非嘉木乃劣木也味其辭旨蓋歎游女之難狎而慕悅之至不覺自託之益卑喬木旣不可蔭則願就雜木中最劣者而親近以喩之子歸時願爲之執鞭也至末章則自託尤卑劣蔞則非木而草也駒則馬之小者也如是解看有滋味註解於此似欠剔發而後人至以翹楚爲

拔萃之喻則承訛襲謬尤可笑
初二日朝前乍似暄和午後風氣凜烈不欲開戶誦
詩亦因憊未暢快
采蘋采蘩皆執爨之事而不以炮燔膴醢之屬雜擧
者乃所謂稱物芳也采蘋于以凡五節足見循序
致謹之意
小星作興似非不取義者君爲日而后爲月則後宮
之爲小星取義豈泛然乎
栢舟以爲莊姜之詩則薄言往愬於事實不襯切矣
綠衣詩取譬甚巧始以顯微言之終傷上下之倒下

二章分說得一愛一憎疎密懸絕所謂詞欲巧者
豈是之謂耶
燕燕作兩箇燕釋之協於文義其頡頏差池上下其
音有無限情致有評此詩謂可泣鬼神者誠是矣
偶閱栗谷封事洗滌東西其中數款有未快牛李分
黨轉爲白馬之慘洛川朔分而章蔡乘之固可謂
激而分敗而盡也若東京黨錮則自士類未嘗離
析而王甫曹節以李膺一隊目之爲怨國逆黨其
事不同今乃渾併爲說恐未精確又言外戚之不
可用而以竇武長孫無忌膏身砧斧證之似非至

論自古所惡於外戚之害國者如呂氏祿產與憲
冀僭逆跋扈者爲可畏如竇武無忌所樹立毋論
成敗可以有辭於萬世使義謙類此則豈不可尚
哉至曰因此垂訓使後世永勿授外戚以權柄則
不幾於因刖廢屨乎漢文不相廣國見非於程子
栗谷之論何其與程子殊也
初三日稍暄却欠朗徹以草堂庭宇橫占舊逕也移
路於岸下比舊逕不甚艱棘僧俗往來者咸以爲
便而井泉却受塵溷爲一欠天下事便否乘除類
如是矣

誦邶風畢而聲氣未遒亦無知新之味矣終風章不日有曀以有作又未必然果是又曀則初未嘗晴霽矣只是言非一日也如不日不月亦言其久也睍睆以偏傍從目之意忖度的是言形色煥鮮也且旣言其音清和圓轉矣又曰載好其音恐乖文義如曰關關雎鳩載好其音豈不生受乎色則煥妍聲則清和以喩孝子愉色柔聲尤爲該協矣按睆彼牽牛釋以明字則睆之爲色的矣

雉鳴求其牡如從註說則乃雌雉求牡鹿之謂也恐未然走曰牝牡飛曰雌雄大綱如此互換說者不

可勝數牧誓牝雞齊風雄狐皆互錯其稱也何必於此章解得如是乎禽獸皆雄唱雌從爲順而雄之爲雄尤健於唱率羣牝令以牝求牡則可比淫女矣

諸姬及諸姑伯姊訓解欠詳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二媵各以姪娣隨之凡九人泉水之女恐是兩媵中一人爲姪者喚兩媵爲諸姑稱其同爲姪者曰伯姊也

駕言出游只是言既未還鄉愁鬱難勝思出游以暢懷其意自好今以出游作還家事則語勢既乖意

味亦短可疑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綱正矣更欲添三字曰詞欲巧且以綠衣燕燕凱風匏葉谷風等章觀之其託興取譬節節入細種種呈巧工妙不可言今人爲詩假令命意雖眞實正直而詞致不稱則亦何能起發人乎程子嘗欲作五倫詩章以教童蒙用意豈不純正而其如詞不稱何哉竊恐未必勝於諄諄長言之也

美賢刺惡都不言實事只就其外面衣服冠帶上咨嗟詠歎以現其稱不稱詞若淺近而意實深切所

以爲溫厚和平也詩之述人德美罕有舉忠清孝
廉者如淇澳詩最爲揄揚而亦多就威儀上稱美
爾
桑中詩朱子與呂東萊屢次爭辨一作自述一作刺
者之辭其說甚長呂之必欲作刺者蓋未能活看
思無邪拘於三百篇皆奏諸宗廟而殊不知此等
詩始採以行黜削終以時存肄而已雖出於淫者
之口而讀詩者惡其邪淫有以懲創則不害爲思
無邪也朱子之判以淫者自述其意確正而但其
三章所列次名姓則姜弋庸三女不容一男徧淫

也豈淫朋相逐賦成一篇耶呂氏之必欲作刺恐
或以是也
初五日晴暄向夕有雨徵誦衛風畢以重較爲卿士
之車昉自毛鄭而朱子仍襲之竊恐未然重者厚
重也較者博大也以其寬綽故有弛張之時以其
重厚博大故雖戲謔而不至於輕佻今以卿士車
挿著其間使寬綽戲謔脉理不貫且猗字亦無安
頓較字之爲大則確然有據設使卿士車或名重
較而此章語勢只可以活字瑟僩之例釋之爲當
鄭氏釋詩如此生受者不可爬梳如解流離之子

爲梟雛極可笑又以葛覃喻處子之體幹張大以雄雉之羽喻宣公見美女揚舉衣裳以從之令人絕倒綠衣黃裳專以黃綠喻嫡妾表裏顛倒精神政在阿堵而鄭氏以綠改爲緣衣之緣殺了綠字極無據綠竹猗猗之綠字看作質字以爲綠也竹也兩箇猗猗又殺綠字鄭氏改字之罪可罰以飲墨水也

谷風之詩蘊藉坭詩華蕩可見其人性情而詞致巧妙則同如以桑之沃若黃隕比已容顏之衰盛而又以鳩耽葚比女之惑于士與寄層生文章儘好

河廣詩似在衛南渡之後註云宋南衛北可疑果在南渡後則此詩當爲興體矣

伯兮詩諼草解頗似艱晦恐不如直解曰憂至心痗故欲樹萱於堂後以忘之也其曰心痗甚於首疾似欠明暢方其甘心首疾也早已心痗矣恐未可以昔歌今甚解之也

初六日終日暄和乍有風聞白上舍往安西就別留詩而歸

黍離詩此何人哉其意似謂或言心憂或言何求未知此果何人哉有若號質于蒼天者然其悲也甚

若解以下此國者爲誰則文勢斷絶恐未妥帖且
所謂心憂者亦非深知我者也自外面而看之知
其爲愁人而已尤可悲也
君子陽陽解題不分明以爲君子于役相連爲一人
事則恐未然
揚之水彼其之子似是謂當往者不往不當往者往
蓋緣國無軍政調發不均而然也若指斥家人不
當目之以彼己之子又恨家人之不同戍情理亦
不襯切可疑
有兎爰爰以兎比我生之初以雉比我生之後取興

關大法喩得當
綿綿葛藟當在山谷施延于河邊以比離親戚託他人意義諧協朱子解詩凡於興體只以則字矣字映帶去大致自好然如此章類取興曲折全不拈掇易令人汎看去也
閭巷曰風朝廷曰雅宗廟曰頌王者盛際兼有三者而及其東遷則雅頌俱廢而所存畿內風謠耳說者不原其意而乃謂雅變爲風朱子王風解亦未免此雅有雅體風有風體王風雖曰蕭索氣短格則何異於二南乎毋論衰盛王都自有風謠天子

採以出納圖所以自天之也黜陟則行於諸侯懲
創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可通行也
初七日終日曀和夕陰月不出糧道頗窘不能不關
念松葉和菽末澆水勸奴輩皆以爲勝喫菜然不
能早爲料理民情大可憎去秋菽稔時聚得十餘
斗和一石松葉以療飢豈不勝三旬九食穀乎卽
今公私無畜積惟勸民啖松外無一好策畏齋李
相每欲行此政而被人笑沮而止良可歎也
齊風雞鳴以所叙觀之定是夏夜也夏夜苦短而能
自早與爲尤難也

著章未詳凡三章各三句分開瑱紞爲兩句恐無意味亦未必爲婚禮也大抵三百篇題不詳者居半

童蒙之解喜詩無足怪者

初八日晴朗有風夕間雲合有雨徵自魏風至秦風

小戎誦畢好人褊心固可刺而刺者辭氣亦未寛裕同歸於迫窄矣

園有桃想見其一箇憂時悶世底人鬱悒侘傺而狂顧行吟蓋屈賈之流也興體不入格似是比也而用意亦難尋

陟岵曰父曰夙夜無已大體說母則呼季而悶其無

寐慈念尤切兄曰必偕則以連牀之意推之也然父母愛至憂深不忍說及死生兄弟則曰無死直說不諱也

伐檀詩起頭韻格超凡而猶未的知其用意果如註解否耶

朱子有詩曰日暮長江更遠山遠山猶在有無間不須極目增惆悵且看漁舟近往還卽齊風無思遠人之意

始則疊呼以碩鼠碩鼠末則增歎曰樂土樂土蓋示之以欲遁之意所以警之未必眞移去也

山有樞勉以相樂於在世之時受用其衣裳車馬漢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蓋權輿於此

葛生詩令人銷魂不忍多讀

采苓詩有二解一則或有曰采苓於首陽而未必果采於其山言人言之未信也一則曰凡採聽人言不可偏主比之采苓者何獨於首陽之山乎當廓然大公不可使偏聽生奸

秦穆之殺三良其罪大矣然孔子取其改過而載秦誓於書末功罪不相掩聖人之用心也大矣

夏屋之為大俎無疑魯頌大房以字面看之孰知其

爲肉俎也以夏屋爲宮室則傍與四簋不倫而與食無餘不相蒙詩之對屬固多參差活動而未嘗有若是乖張者也

偶閱弇州文惜其用力苦刻而用意卑也其文只是減字換字而一生刳心於左班序事故史傳點次處亦有可觀如楊繼盛沈青霞傳描寫逼眞令人扼腕未可抹摋之也他作不無可取而終是規規於鍊字琢句僅有數行章法可喜而無一篇渾成者自是六朝藻繪之換面者未窺夫太史公藩籬也最所用力處偏在甲乙辭語喃喃不已未諳其

口氣或不能句以是為深湛之思而不如此者斥之為冗率如歐曾王之舒暢都在姑捨矣

初九日晴朗猶有冷風自陳風至豳風誦畢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食取珍品色求尤物皆不能反躬而人化物者也衡門之士樂洋洋而喜獨宿豈無所存而然哉

梅是嘉卉而生非其地又為惡鳥所萃則人將掩目而過人之擇不處仁亦如是矣

防有鵲巢之取興似無意味不惟此章如丘中有麻采葛之類無甚關緊者十居二三序曰善不足為

勸懲不足爲戒者刋而去之果如是說則防巢丘麻之見存何爲而然也竊謂刪之一字似是編次整比之意爲多檜曹各四章起結恰同皆以思周盛際殿之仍接以豳風要見剝復相因變極而反乎正也此等處決非偶然而成一經聖人之手而各得其所刪之爲言其謂是歟

豳風殆及公子同歸註上下之間交相忠愛未曉其語意此以將離父母而傷悲也以孝爲忠似未襯著可疑

伐柯通篇只言婚事未可曉

公孫碩膚之云體面甚好詞欲巧者政謂是也如云公避流言而狼狽出走則野莫甚焉所謂修辭非但不妄語也故易以忠信進德與修辭居業兩下分說則修辭之不但爲言忠信可知矣

初十日晴有風周游溪上見杜鵑蓓蕾半綻可愛誦鹿鳴至采芑鹿鳴首章以漢音翻譯而緩節長諷別有無限韻致每讀一遍輒敲石磬以和之尤發古意

誦詩三百能達於爲政者其可知已大抵上能體下之情下能備爲爾德便是絜矩之政如豳風七月

之交相忠愛東山破斧軫軍士室家之情而民志其勞以至天保治內采薇治外皆由是道也及是則睊睊胥讒民乃作慝古則私其豵而獻其豣今乃小者公而大者私矣始曰一月三捷終則曰曷月余旋歸哉王風曰苟無飢渴采薇曰載飢載渴等是征戍飢渴之情出自家人之憂之則爲變風出自君上閔勞之則爲正雅能絜矩與不能絜矩於是焉分矣

陳安卿學識非不精深而却坐其太精深未能疏觀大體力辨其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而被朱子一

沓呵叱至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
底盜賊之徒則辭氣尤猛厲安卿必面赤矣
語類論關雎宮人所做云云不甚明了蓋未定之說
也
君子偕老劈頭嚴正下二章緩放得妙語類似貶其
不嚴恐未然詩人諷刺例如此如齊子豈弟翺翔
之類皆優游不迫所以爲温柔本色也
語類一處言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自有體
裁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與王風序差異恐
此得其要領也序說之不足信兩程未勘破而鄭

漁仲乃能破碎繼以朱子攻之不遺力人見通塞
槩多如此今乃以前賢所講定而禁不措舌亦陋
矣呂東萊專主伊川易傳禁門人不敢致疑於一
二句字如是讀易可知其膠滯不活矣
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毁前輩要出脫回護如篤信
易傳與詩序一字不敢動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
長厚之害却與聖人背馳亦可悶也
十一日日色朗澄有光風難保其終日如此政如人
朝有好氣象而晝之所爲反復梏亡爲可惜也
十二日終日暄和景氣澄淑殆今歲初見也自節南

山至雨無正粗誦頗有漏落豈佔畢力窺而然耶抑雅多累章成誦固未易也程朱之說皆云雅勝乎風以其語皆正當而竊謂天眞呈露不容安排多在於街童巷女之口氣若老成士大夫濡毫起草容或有累次點竄則命辭雖當而稍與天機有間矣以是之故童謠沒巳鼻者槩多靈驗以其神來而不安排也風與大雅之間虛實詳略之居中者爲小雅其爲節拍之漸變也妙妙如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只以是了之更不道破故爲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申說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則言之太詳不得不爲雅

十月之交註以日月右行爲釋經書章句與或問語

類離合同異不可不著眼辨別之也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亦貴賤互易之兆也今觀世家

大族日漸徽替則可知有自下夌躐者矣

十三日晴暄如昨朝以太玄占西行休咎得養卦七

贊有小子牽象婦子徽猛君子養病之辭彷彿冥

會而初中從而末違休咎未可的定也

玄圖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

九同道五與五相守朱子襲用爲河洛解而同道

成友東西位錯互濂溪通書有善不及句法亦出於法言其云古之極則老子句法文字固不可一一創造則後人之師前人勢所難免以朱子之鄙揚雄而猶襲其文法

我國入聲其聲甚急促中國音不如此惟江左南音以此爲終聲我國仍襲而轉急也四聲通解曰南音太白須微用而急終之不至太白可也今試以此讀書則喉音甚促大費氣力嘗與荒唐人論及此事則彼言此邦之人讀書時面赤喉促殊異於中國讀書者安閒自在也遂自誦黃鶴樓前吹笛

時其聲颯颯悠長而月字終聲只在有無間果異於東音以此推之我國所習入聲革去爲是嘗聞崔錫鼎言以我國入聲爲是亦言自江浙來仍言旣有此聲自是天地間合有者此則未深思也天地間凡出於禽獸脣舌間而淸濁偏甚者自不當入於六律朱子論六律曰黃鍾濁之極者過此則太濁不可用應鍾淸之極者過此則太淸不可用然則雖有其聲而不適於用我國入聲是已今不辨其淸濁而但曰凡備數於聲音者合用不可棄至乃以中國入聲爲不及東音則謬矣

十四日盲風涷雨洒雹一宵之隔景象頓別作京書頗疲

十五日盲風未已景氣愁慘溪花纔欲舒紅而捻被閼傷大敗興也閱弇州史韓雍取大藤峽一段甚壯其識拔陶魯事尤奇偉叔向之識鬷蔑與陸生揣陳平合爲一人事魯也神觀不足見上官昏𪖙而中蘊大膽略人固不可以皮相也

唐都秦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宋都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明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都燕之受海猶左憑左臂從腋下取物

也其劈畫形勢頗分明

弇州傳碑摸寫人姿貌箇箇秀美恐非實錄

十六日惡風如昨又洒雨誦小雅通貫無窒礙

鄭風自風雨至揚之水未可斷爲淫奔揚之水終鮮兄弟以兄弟爲夫妻似涉牽强詩序之刺忽既無情理矯之之過以他題爲淫奔恐亦失其平矣

溱洧詩似是刺冶游者蓋惡其淫女之誘引蕩男也凡言美刺者歸之國史則是上有詩而下無詩固大謬也民間亦自有相譏嘲者出其東門上一截亦譏嘲他人辭也

斯干詩本諸室宇而包括人倫殆盡夢兆則有熊羆蛇虺之分而所舉男女璋瓦裳裼之別無非是健順剛柔底理象

正月詩好言自口註解似未的當恐是言自家樞機之難慎一不擇發禍輒隨之所以有憂怯之意反爲彼所侮云爾若解作他人之言則與上句呼父母而歎身世似不胞協矣

旣克有定靡人不勝是申包胥天定勝人之祖也

洪範聖爲肅乂哲謀之統故於國言聖於民列叙四德小旻詩始言謀猶回遹則不謀也莫分其臧不

藏則不哲也褻玩神明不遵先憲則不恭也謀不
潰成則不乂也合而言之坐無明睿之見而無所
辨别則不聖也五事蘊諸中矣
小宛詩君臣父子兄弟教子接人畏禍避凶許多道
理蘊于中讀之愈多而愈有味處衰世者尤宜服
膺其訓也脊令始現於常棣而今又爲兄弟之比
喩似是引事之權輿也
我日邁爾月征非我驟進而彼緩行也葢自處以鈍
滯將爲人一己百底工夫也
出卜之下乃言臨履戰兢之道若曰質諸神明不如

褆身小心之爲切如班固守葛藟峻谷之夢誠而
終見累於賓憲則盖有愧於臨谷集木者矣
十七日風稍定景色頓別朝步溪上點閱杜花太半
傷損有若經亂民物驚騷纔定而生意未復者對
之殊不悅
臨流賞花日凡三四次出入獨自嘯詠無與和應者
每想伯父棲此時有云時出溪悵然而返方其臺
沼亭橋色色具美時豈不欲笑誇絕境而子姪無
一人來侍者到今思來結恨於林澗者深矣
十八日雨下滂沲有油然之意草木生態賁然可喜

麥田受潤尤農夫之慶也

讀抑戒頗有警發意如四勿敬齋夙興之類非不切當該盡而諷誦無甚起發古今人身分自別故言語格致懸絕如此詳或不如略深或不如淺要之神明所在後不若前爾以詳略言之三經不如四書四書不如濂洛關閩以神明言之三經最高四書亦其次已矣朱子嘗曰通書比論語猶迫切以其太詳故似迫切四書之於三經恐亦如此矣善讀三經可以爲孔孟善讀四書可以爲程朱今之爲儒者多趨下而不上薄原其病獘略欲見學問

門路與義理名數不得不以程朱說爲假令以是資口耳而昧淵源或失之徑而未邃博而寡要所以少超悟而多支離也讀論孟時掩卷而思孔孟之所由來則二典三謨豈非其淵源乎如讀易而存想於未畫卦前意象當如何哉

碩人則稱美其女家極言其地勢川流之廣以及魴魚葭菼洋洋乎敘之也韓奕則美其相攸亦鋪張其川澤魚獸歸宿乎女得令居而已碩人詩意悠哉

吉甫燕席只炮鱉膾鯉韓侯餞席亦炮鱉鮮魚如極

言其豐當叙其犧牛牢羊而今不然似是取儉約
言之然韓餞所列叙意似主豐未可知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滔與浮字似是錯換而未曾是
正矣好奇如鍾惺者必不以爲錯而古詩質慤豈
捨穩字而用奇格乎
淮夷所在非江漢而只混言之豈淮夷散處江漢之
間而王師驅逐至於遠地耶詿欠曲折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恐非婦寺自解之言也自聽讒
者而言之至其讒始之背也合有反坐之律而只
曰伊胡爲慝則甚矣其蔽惑也

婦則休其蠶織而干與公事君子則抛其公事而所
規者瑣屑利息之事蓋交互說來以見陰陽易位
大雅末章以日闢日蹙相形與歎而猶有碩果得輿
之意與匪風下泉略同
十九日晴暄間有冷風而不至損興擧目巖岫杜花
爛發尤奇者兩澗活活跳沫揚白中著一塢望之
如畫自不免數數往還間誦周頌清廟至武粗成
誦文化人馬至將引余去事有牽掣似迫於飢來
驅我也念靜處之久書課頗富間斷可惜又値芳
月妙物滿眼捨而適遠所失非止一事意思自不

佳李延平在其子建安衙舍心不快快活旋覺不快活爲病欲就此下工夫此政今日所宜學者也

二十日晴朗如昨

載芟詩耕耘次序似顚倒而註解泥過未可曉竊意芟柞與耘皆始治田地之事而方施以耜播也應是鋤治而非耘也應曰耘耘曰去苗閒草可疑按秋官薙草春始生而萌之耕反其草便是耘也在播種之前以爲去苗閒草則恐未然

漫錄

天命之爲性天之爲稱有崇高意有浩大意蓋大形

殼而包道理者能產萬物于中則大也能降命令于下則崇也若以此天字只言道理而已則父母眞宰之意隱矣語類諸說不一在人細揀也如云天命之性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則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此與章句之訓性即理也合如云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則恐是未定之說也

孟子不論氣只敎人勇於爲善更無阻礙比之韓白爲將鼓勇而前至他人則先去其礙而後可然則孟子之敎人充擴却勝於程朱之細分氣稟也若

至荀揚孟同訟人性善惡則別白理氣本末須如
程朱之說爲易曉矣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釋之以未成形時此理無所
分屬故先說氣而後說理亦自成說然只從化生
分段後而論之曰不惟氣之所成而理在其中可
矣蓋形器可見而冲漠難見如是立言勢所不容
已矣鄭一蠹嘗疑此一款似未高著眼矣
自天命之性以至修道之教通人物解之方與下文
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相契故以禮樂刑政
釋品節亦通人物而言之也谿谷之必欲以教字

作人問學解可謂眼狹而胸窄矣

蔡虛齋曰道自屬我初不屬事物不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也李霈霖所駁亦欠快

或問絡馬首穿牛鼻都是說以人看物底若論飛潛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相干涉者何莫非道恐如此看爲宜朱子答以立言甚難須是說得貫所謂說得貫蓋言區處之道在人云爾

牛耕馬載就氣稟中能行所當然者而貫之若牛不耕而馬不載則不循其性矣

是同條辨以莫見莫顯爲擧止偶動些少事爲看得

甚麤語類雖有小可沒緊要之云準之於章句迹未形幾已動則彼爲未定之說李乃包籠爲說却以此駁打諸儒以念初起爲說者如三山陳氏三山潘氏雙峰饒氏皆在擯黜可謂太郎當矣

幾動與擧止偶動粗精懸矣

至靜之中斷以不聞不睹之地頭頗覺妥帖必欲以弁下句無所偏倚一串看或以時位實體分看皆屬儱侗

方其在不聞不睹而未必其心源澄澈故必加戒愼之功十分密切

虛齋曰本是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欲屬土而無不在也喜怒哀樂與惻羞辭是非究竟只是一箇情與退溪四端與七情判別言者大異

林次崖曰喜怒哀樂皆出於性卽是四端不言四端言喜怒哀樂者於位天地育萬物獨關切也

次崖言至靜之至字亦輕看下文應物字可見按此亦必以至靜之中爲未接物時也非極其心源淨盡而言也

或問自不賭不聞之前云者原指賭聞之動時說人

易錯看史氏分不睹不聞前後爲兩層虛齋駁之
以爲中和地位高下在於工夫不在於動靜間也
其說是矣至曰若無箇事物心何緣有動則謬矣
人皆曰予知果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引起下一事
則法喩不倫可疑竊謂兩款以淺深爲說納諸罟
阱而尚不知避則亦安能擇中庸而久守乎如是
爲說較切緊始言知者之偏於知賢者之偏於行
而結之以鮮能知味則自此混倂賢知而都歸之
不知之科由不明故不行亦只見賢知之失中都
由不明也若舜與顏淵皆眞知實踐而猶以舜知

顔行雙排言之若曰如舜之知則道可以行如顔之守則道可以明擧此知行之全繳上文賢知之偏以類照應甚綜密且活絡

至誠前知若只預知其吉凶而無所應變則未見其爲神妙尋常致疑而未得其說呂晩村曰至誠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修救二字最爲著緊胡雲峰以此章爲承十六章言誠而李霈霖則以爲補盡性章未盡其虛明畢照處兩說不相妨而從近貼說似勝矣

愚而好自用似是在下者朱子語類以有位無德者

釋之恐非定說愚賤合是一人也

廿九章上焉下焉之釋終覺未安上爲古而下爲卑文理恐未然上文有久則徵下段有徵諸庶民則此所謂無徵者似謂所損益者雖合於義以其無充積之德可以孚民也革卦所謂已日乃革也雖善不尊則謂賢人之不得位者爾

律天時襲水土註內外本末依北溪陳氏解爲妥李霈霖所釋小德川流太纖碎不可從

無聲無臭胡氏諸說皆以未發爲釋而陸稼書則通動靜看出亦似有理所謂無聲臭只是淵微不粗

淺之謂也乍涉形氣已私則便非此境界不必拘動靜矣

論語朝聞道夕死只以不虛生爲說恐得其旨諸解以善處生死之道者似不免累墜矣

雍也註以爲孔子對仲弓稱以南面而仲弓仍問子桑爲人之如何似非體面若曰孔子稱南面之後記者以仲弓雅言有合於君人之度者聯書以附之方爲穩愜精義呂氏說實獲我心集註則本謝氏說也

看東湖問答多有可疑處其論覇王才智高下以晉

文爲勝於齊桓屈昭烈於宋太祖之下殊欠愜當齊桓之勝晉文孔子有說矣昭烈則曹操之所畏今見委任賢輔而謂全無運用則淺矣昏暴四君之中以秦二世爲非不欲任賢去邪既已過褒矣又以其等品考之則德宗之自恃聰明與桀紂作對神宗之偏信奸諛與二世爲列種種不倫恐失照勘宋寧宗亦非委靡苟度而已者也

太極只是極好至善底道理以下二十九條先生雜引先儒說而註解於諸條下者

稱其純粹之德也

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

窮其本末而言也

太極只是極至更沒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

兼說也

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

不離而不雜也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

似是言不可以太極與動靜分作體用也

不是太極兼動靜太極有動靜

動時屬陽靜時屬陰故曰有兼則似是兩在之意

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只在這裏

大地都陷時終屬靜一邊

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

前乎動者爲靜而後乎動者又爲靜按圖左白而

右黑白中之黑旣自陰來又將生陰中含三節意

思右邊倣此

陽變陰合釋之以陽行而陰隨之

此以流行一邊而言難通於對待如水火兩邊起

者陽曰變陰曰合當作如何解

陽變而陰助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變⊖合
此以對待爲說方是該暢然則陰未嘗不變而陽未嘗不合特以此立健順之稱耳

五殊二實無餘欠
自陰陽而爲五行以名而言則固若五爲多而二爲少以實而言則又似二爲餘而五爲欠若曰無餘欠則五行一陰陽之謂也又陽變陰合註曰無虧欠亦言陰陽之分俵於五行者其實數無減耳

不相假借不相凌奪
火之炎上未嘗借資於水水之潤下未嘗求分於

火而各自具足是之謂不相假借水不以潤下加
諸火而使之毋炎上也火不以炎上加諸水而使
之毋潤下也各守界分是之謂不相凌奪
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
欲一者氣之騰溢也不能者理之限節也
水而木木而火畢竟是說行之序
冬春夏爲陽之說也
這是說生之序
所謂這者乃指圖解水火木金左右分對而言也
水爲陰盛金爲陰穉

朱子本以行序生序兼言而勉齋欲作生之序看而以水尚柔弱木始强盛設難林德涵則以始生稺後出盛爲不可以水火分左右之位則從生序以盛稺定水金之次則從行序行序則倒矣

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

不以本末上下看而以一團破合看也

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

約五殊而歸諸二實也

動陽而靜陰

水火爲陽而金木土爲陰也原其始生之時水火

先於金木土而流動閃爍而已既生相錯而後水火之變動不居色相依舊不比金木土之確有定質然以統言之則水火之質亦屬乎陰蓋流行乎氣質之間而占得氣分多者也

論性而不論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苟不能類族辨物則所以察情施教之道有所未盡孟子亦不免此否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大也即一物而言之亦一太極小也太極非有大小以混闢而言之自如

此月映萬川之譬當活看奇高峰用之於天命人性賦與之際則退溪非之似在審勘也

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

當與易大傳至精至神至變參看

妙有涵色底意又有運用底意又相入無間隔又本然之妙

冲漠無兆朕凡兼多少義用難以一字訓解

心之未動則爲性

性與情對立猶言體立用行

未發不可謂之太極

本體包得已發與未發

未動爲性陰靜體立之謂也未發不可謂太極動靜非本體之謂也本體之體與體立之體煞有分別

若對已發言之或可謂之太極

若是有底物事則旣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

以陽爲善則陽到極處旱爲災以陰爲善則陰到極時雨爲災擧陰陽兩端而如此則凡物有形色

名相者豈復有中立至善者乎

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

性則以無方所無形體而謂之虛雖則無方所無形體而萬理森然各有定體則亦可謂之實矣心乃氣之精爽感動有迹其體似實而妙用圓活不住其所則雖謂之虛可矣

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

脂膏則氣也燭火則理也若以火作氣喻則誤矣

靜者太極之體所以立朱子云然而南軒曰太極之

體至靜則反成尖斜不中正太極兩語略同而其
辨在毫釐之間蓋本體之體字與體用之體字不
可混看南軒所差只在以靜爲本體耳
本體與本然之妙之同異亦可思
天下有欲掩其惡之小人無欲詐爲惡之君子然則
善人與惡人皆以善道爲可也此可以爲人性本
善之證
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
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也
胡氏心妙性情之德朱子稱其曾去研窮深體而然

其所謂心者乃已發則張子所謂統性情者彼蓋
未之見焉
好惡爲物當好與當惡爲則胡氏之意初欲尊性於
善惡之外不能正名於物則之分多見其欲高而
反低也
耳目之所視聽皆心之爲用而心之爲用又有在視
聽之外者其迹泯然莫可窺覷此朱子所謂心之
虛靈何嘗有物者也忽而往古來今忽而上下四
方忽而哀忽而樂其神矣哉
易學啓蒙 日 皇極經世 月 律呂新書 星 洪範內篇 辰

四件書循環玩索於四書工夫之餘庶合於古之游於藝之道也

三淵集卷之三十五

三淵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漫錄

漫錄庚子

宋時程朱之義理歐蘇之文章皆能入微造極殆無餘憾而獨其詩學寥寥數百年間入人肝脾者皆下劣詩魔所謂水月鏡花玲瓏透徹之妙無復存者至於論詩則殆同譫語乃以南山詩爲勝於北征而滄波萬古流不盡乃歐公漫調而持比於五更鼓角聲悲壯若歐公之自贊則以廬山高明妃詞爲踰於李杜由其全昧於韻格高下故不自覺其言之過矜宜乎見笑於胡應麟輩也

朱子少學選體與劉病翁黃子厚上下磨礲故其於風雅源流眼目自別其所評詩大勝歐蘇諸子胡澹菴嘗薦能詩之士而朱子與焉稱譽朱子不以道學而以詩雖似陋野亦可謂詩家賞音矣

栗谷在 宣廟朝力言疏決釋重囚之不可儘是明快時蘇齋爲相而未能快從其言至今百餘年其弊猶在而未有破除之者良可慨惋

見時讀史略至吳漢臨死言願無赦每笑其不緊到老思之古今顧言莫如此切確今之疏決使吳漢見之則亦必腹悶矣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與日相會爲
冬至一年十二月月各有一辟卦而至冬至一陽
畫生爲復卦天日之離合卦畫之陰陽殊塗同歸
不約而會乃在一日之内奇乎妙哉
十二律管與十二辟卦相準故每月管灰之飛用驗
卦氣淺深少無差爽自黃帝創造以來承用不廢
至周末而散亡不理然唐以前則猶有餘法而亦
多靈悟之人間能埋管揚灰如高齊時申屠芳埋
二十四扇而隨節颺氣如神蓋人巧與天機脗合
故也朱子與蔡季通論律甚精而獨於此一事未

透其竅厥管之法自是遂絕竊謂文武才能與百工技藝之事存乎人神明者唐後宋前爲一大限宋時人物所不足者非孝悌忠信而獨其機神明鑑大有愧於唐世以此知賢能二品未可混論也王霸之稱出於殷周之前如昆吾豕韋之類爲諸侯雄長論其規模或不足於君天下而初未嘗以是別其正譎也及齊桓晉文假仁義而行詐力則自孟子而斥之凡以公以義者目之以王道以私以利者目之以覇道禮記曰至孝近于王至弟近于覇其言雖似不醇然其以規模闊狹爲覇王之別

則恐有來歷也

余嘗謂徒讀而不能誦者爲第一懶徒誦而不能思者爲第二懶何者徒讀者眼目不離於行墨而合眼則無見矣徒誦者伊吾不絶於喉吻而聲絶則味乏之矣惟善思者逐句逐字一一消詳件件融釋終底通貫之地非大勤而能如是乎言其難易則思難於誦誦難於讀讀而不成誦者欲與雜慮爲伴者也誦而不深思者不欲勞神明者也揔謂之懶不亦可乎

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人之禀賦水火俱全

而後內外通明可無偏暗之患觀今世人自容體
氣象至言語動作都是炎炎之氣少無淵淵之意
故其所了別者於人是非則毫釐必察於己愆尤
則雖如丘山不能反省真所謂明處明如鏡暗處
黑如漆者也如能藏昭昭於淵淵之中溥博淵泉
時出其明則庶幾乎有道氣象老子所謂知白守
黑意蓋如此修養家以水升火降爲鍊丹基地垂
簾塞兌潄玉泉灌丹田不使火候上炎此其所以
返老還童之妙訣也蓋童時則水升火降衰老則
火在水上水升火降則明潤相濟火在水上則煎

爍俱亡以老幼氣候比古今界限其理不殊今之
爀爀炎炎遍地皆赤吁亦殆矣
論孟精義卽裒集兩程橫渠及程門諸子所註解合
爲一書者而朱子辨其同異得失者則謂之或問
或問之自中國來東方幾至百年而精義則追到
纔數十餘年故我東諸儒自退陶以來雖讀或問
而不知所辨云云曲折如何有同無星之秤捻受
其黯黮雖尤齋亦於晚年得見故未及研究嘗自
恨歎云今閱其書如參對諸賢於丈席之內而上
下叩質準之以朱子所取捨歷歷分曉誠不可不

益加鑽研也士生衰末無一事可樂獨於文書得見前賢所未見者亦足爲快但此書來後亦未有耐煩從事者則其將束閣矣慨惋奈何

致堂管見自是史論間或有臆料失中處其於事情安危之機人謀臧否之由剔刮入微比諸馬范不啻過之其弟五峰不知何所見而欲焚其書也朱子語類中引南軒論管見曰病敗不可言又言專爲憤懥而作夫管見諸論上下千古包羅許多事昌當爲一奸諛而作也南軒是五峰門人蓋祖其說而欲爲火攻之策吁亦偏矣

南軒固明快人而由其器欠淵宏故發諸論議者多失之偏淺如論諸葛瞻事極誅其不退黃皓而謂死不足贖不欲置於死節之列無乃太刻乎人之捨生亦自不易亡國搶攘之際望風投降草間求活者滔滔皆是瞻能斬艾之使背城戰死上承賢父之烈下與愛子併命一門三忠可貫日星豈可追咎既往而不許其殉節乎凡諸死義之臣必一一細勘待其前後完善而後可褒其死則書名竹帛有幾人哉古稱功罪不相掩余謂論節義者亦當以此爲法如瞻死節恐未可以坐黃皓而視溝

瀆也朱子於此屢相辨詰而終未見其快斷竊所
未解

釋經者亦須兼治史學諳悉其當時事實於聖人所
評人物可以叅證無差如甯武子之所以爲愚者
正在不避艱險按左傳納橐饘薄其酖等事乃其
實際而自程子以下諸賢皆從語默上言之有若
君有過失或諫或不諫者然乃以沉晦免患與比
干諫而死作對全不襯著左傳中曷嘗見武子不
諫其君乎掉了本事懸作評品其不失聖言本旨
者幾希

易傳解屯其膏有云恬然不爲如唐之僖昭朱子以
兩人全不同謂失契勘蓋兩人一則要做一則不
要做故也又於比卦有以王允李德裕幷稱者兩
人規模亦不同以程子之精確而史學之不熟如
此雖非大段差謬亦不無餘憾矣
西晉致胡亂約言之有三金墉之禍載籍未有彝倫
斁逆中國即夷狄以夷狄召夷狄理固然也陸渾
之戎不早區處使之乘機闖發此則勢也閱墻之
變不追於禦外侮以至淪胥以敗此亦勢也董養
明倫之嘆知大亂之將作則以理言之也郭欽大

計欲早爲之所劉弘獨見恐乘虛而爲亂憂有早
晩皆以勢言之也理勢湊會若有天使使數千年
文物之地爲夷虜迭王之所詰其所傚擾者司馬
氏當伏首誅嗚呼痛哉
胡五峰以井田封建論周漢享國長短者已失之迂
矣豁谷亦以殷尙質事簡歷年最盛於夏周爲說
夫國祚延促固可驗德厚薄而延過四百年亦可
以止矣其餘多少不必細較蓋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以三王之聖莫可優劣而子孫之保或長或短
不容强說於其間且事簡費寡謂可以延活國脉

矣則夏厚周仁淪浹人肌骨者猶不可以維持鞏固以收祈永之效乎以此折之知其說之難立矣胡氏兄弟每論治道必以封建井田爲上策大攻柳子厚之論所以爲說者未免太偏朱子於此似亦無所適莫而終有取於唐鑑在得人之論其不從胡氏微意可見亦嘗曰封建難行使膏粱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又言程子初以封建爲是而終改其說便是閱事之久知難强行也然則胡氏之所嘗感慨者恐未曾叅商古今以究其利病也

計欲早爲之所劉弘獨見恐乘虛而爲亂憂有早晩皆以勢言之也理勢湊會若有天使使數千年文物之地爲夷虜迭王之所詰其所倣擾者司馬氏當伏首誅嗚呼痛哉

胡五峰以井田封建論周漢享國長短者已失之迂矣谿谷亦以殷尚質事簡歷年最盛於夏周爲說夫國祚延促固可驗德厚薄而延過四百年亦可以止矣其餘多少不必細較蓋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以三王之聖莫可優劣而子孫之保或長或短不容强說於其間且專簡貫寡謂可以延活國脈

矣則夏厚周仁淪浹人肌骨者猶不可以維持鞏
固以收祈永之效乎以此折之知其說之難立矣
胡氏兄弟每論治道必以封建井田爲上策大攻柳
子厚之論所以爲說者未免太偏朱子於此似亦
無所適莫而終有取於唐鑑在得人之論其不從
胡氏微意可見亦嘗曰封建難行使膏粱子弟不
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又言程子初以
封建爲是而終改其說便是閱事之久知難强行
也然則胡氏之所嘗感慨者恐未曾恭商古今以
究其利病也

論語沐浴請討解胡氏有云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所謂聞者聞于天子也朱子或問中演此義甚詳或度地勢遠近或量事機緩切皆以聞于天子與否爲說象村未能詳考而以先發後聞認作未告魯君而先發者然遂謂非有南面之權方伯連帥之職而以大夫行諸侯之事義理形勢俱不可也胡氏之說固簡潔少曲折而槩謂魯君果從其請則雖徐告天子亦爲快耳且胡氏雖悖方俯首於註解論語而輒譏仲尼之儒緩事理之所不敢出惜乎象村之失之率易

也

子房之心大矣未嘗衒才揚智使人窺際故邵子曰

善藏其用古來論子房者未得其要凡有術數伎

倆曉天文地理三奇六韜之屬者皆以爲子房復

出自矜與人稱莫不皆然如崔浩自謂智如子房

而稽古過之其言甚駃劉基之測微露奇亦崔浩

者流都是淺局子房胸中足包此輩幾萬箇至於

耶律楚材亦只是足智多藝之人象村何所見而

比諸子房乎余嘗略考其事蹟則慷慨善諫諍非

無可取而終至憤恚促死較其方圓宏窄殊異乎

子房豈象村之失契勘耶
陸宣公經濟之才程朱尚論與孔明並稱以爲千古無可參者嘗怪管見亟稱宣公謂不下於魏玄成玄成固能繩愆糾繆恐君之有遺失則忠且直矣若其學有淵源筭無遺策能使昏愎多疑之主不得不從吾之言而其言之晰理妙而切事情足可範圍天下無愧王佐比諸玄成豈特容數人於其間哉管見既失之浮泛而象村仍襲其說又以明白正大稱之四字固好題目而以此了宣公則淺矣

余嘗謂魏相事業在東西漢罕有其比數言水旱災異使人主不敢弛心戒愼而又力諫伐胡使無開邊釁以收賓服之效舉此二段相業隆矣至於霍氏山雲之變贊行誅討亦一事業象村旣短其人乃以因外戚而謀戕人爲罪夫因廣漢而奏事或可咎蹊徑不正而若霍氏之謀逆不啻的實謂魏相有心於翦霍則寃矣有可褒而無可罪以魏相爲漢朝名相不亦可乎

趙充國非但良將觀其度量識慮足爲宰相器而其因車師之擾而欲與鄭吉擊匈奴右地則猶欠老

實輸魏相一著蓋魏相善於謀國而充國見未到何幸宣帝從魏相而還鄭吉與匈奴保和宋神宗之不從富弼而用王韶徐浩輩終致國弱而命促魏相固賢用魏相者高矣

唐維州事牛李所爭乃千古大是非看史者不可不著眼消詳蓋維州本係唐地而爲吐蕃所奪者也悉怛之降持以歸唐唐之受之也則宜溫公以掩取降牛爲非以是右牛而左李若以牛比地則牛有本主失而復還於義當受未可謂掩取也其取喩既謬又不察僧孺修隙敗謀全出於私意胡氏

之駁之也誠爲確論蘇子由論牛李大體以德量許僧孺而維州事亦不以德裕爲是終欠明快質以朱子之言則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卻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卻全濟其已私大旨與胡氏合更不容別議矣

租庸調府兵之法世稱千古良制謂出於太宗獨見而實則蘇綽創出而唐乃因之也正心誠意之說既能辨出於程朱之前而又創無前之軍政稅法爲大唐所祖述其人豈不偉哉

唐末藩鎮之弊天下苦之雖婦孺皆言可革宋太祖

因機變通未足爲奇略且取快於如手使臂之利而不憂其藩鎮跋虎入之患終致夷狄闌入州郡無兵糧可支吾至於南渡垂絶之際文天祥請置藩鎮嗚呼其晩矣卽此而便見太祖謀國之疎看史者不可不察

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怒欲誅之范文正爭之曰州郡無兵財將何捍拒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爲罪耶此可見范富規模大相懸絶處

周以樹國之多末運不振則秦乃改封建爲郡縣二於二世漢興大封宗室以致七國之亂故武帝用主父偃之策分封以削其勢王莽乘此專權不復顧忌遂售簒弑之謀東京刺史權重殆如古之諸侯而終致董卓之亂魏則雖封諸王而勢弱力微至不能存活則權臣秉柄遂移其祚晉懲其弊使諸王典大藩捴強兵而相屠相戮馴致大亂以形勢言之足可禦戎而終不能焉者以鬩墻故也六朝瓜分無可論矣至唐大設藩鎮勢同封建而終致尾大不掉之患壞亂憏黷至五代而極宋祖懲

之撤去藩籬爲强幹弱枝之圖則夷狄亂入無以扞禦由此觀之古今因革內外輕重之際莫不由後懲前自謂得筭之多而畢竟乍有偏重隨手獘生理勢使然固無奈何然人謀臧否猶有可追論者周之八百秦之二世非可以封建郡縣判其得失而漢祖則失之大封武帝則過於太削魏乃過削之流晉亦大封而致亂東京與唐强藩之獘大略相似言其形格勢禁可以扞外制內而過在兵權太重君弱臣强宋祖有見於此盡收方鎮之權轉爲郡縣而刮刷太甚至使無兵糧可禦敵則其

全欠斟酌而有媿於變通盡利者大矣

自古論正統者紛然淆亂至今未歸一而折之以朱子之説則可定其未定矣語類中或問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答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此是雅言而㕘以綱目凡例亦用此意如秦晉隋諸國凡混一區宇者皆與之正統據此論之則所謂正統之正非邪正之正即偏正之正以區域闊狹而言耳如以善惡之實曰邪曰正

勘之則秦晉隋之類安得齒於其間乎然則無善
無惡無華無夷只天下爲一者便是正統無容異
議方遜志丘瓊山創爲元不可與正統之論其於
攘夷之義非不慷慨而得無乖於語類旨意與綱
目凡例乎若曰不擇善惡而獨嚴夷夏之分則亦
恐未然所惡乎夷者以其無善狀也間有賢君義
辟不得與胡亥楊廣同得正統之名吾未知其爲
公也抑有一說朱子嘗以王通攘臂於宋魏扶抑
之際有所致譏夫宋是中華魏是北狄而猶曰一
南一北不足與奪此可見夷夏善惡一視無揀之

意矣

或言朱子之不從溫公之帝魏而以蜀爲正統意在於抑惡扶善此未知本意也此處當以主客言之蜀乃大漢之嫡統吳魏卽臣僕之桀黠者未可以一時幷峙等視之也以章武承建安只是尊君卑臣之義初非關於扶善抑惡而然也

朱子以前爲正統之說者莫如東坡之明快也其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又曰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天下之貴者聖人從而貴之恃有賢不

肖存焉至駁章惇之覇統歐陽子之重輿處尤爲刺骨惟有未盡者惡天下之無統若將苟爲充員必進曹魏以爲莫强也偏全之不論而强弱是較終未免苟且而從頭理會又有大段未瑩其釋正統之正字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云者終難以偏正釋之將歸於春秋大居正矣是固因襲歐陽子之說而未能卸脫所以依違籠罩安頓此一字未得其所且正天下之不正與簒君亦當時之正其語意豈不矛盾哉若歐陽子則旣以堯舜至漢唐謂之居天下之正盖用公羊大居正之意矣

又以晉隋謂之一天下而居正則善亦居正惡亦居正吾不知正之所在頭腦旣側以下種種差謬不可爬梳其盛言秦世德源流合得正統則不啻重與之也蘇子雖稱其論純乎名者而實則未免包籠所以剖判名實之不相侵者大愧蘇子矣退之於孟子有見於表與粗而未透於內與精故其闢楊墨都是影響耳今讀答孟簡書稱述孟子謂功不在禹下者在於快闢楊墨而至其讀墨之說則以爲與孔子同道卽其說之矛盾而可知其見處之不洒落也且楊墨之所以爲楊墨只緣氣質

有偏意見斯差墨則有見乎統體之仁無此疆爾界以是爲貴而思易天下楊則有見乎分殊之義不假不奪以是自高而不欲涉世孟子之斥墨爲無父者惡其泯分也斥楊爲無君者惡其亂倫也退之於此既未能明著眼目而又其氣質頗隣於墨子故爲士而交遊滿世頗有杜保之意氣干祿而奔走相門殆近張毅之熱中觀其意若將尚同以廣交普施以拯世而不自覺其枉尺直尋先犯孟子之嚴戒也獨以其臭味不近深惡潔身者流試觀王承福傳貶其自爲之多謂近於楊朱可知

其好惡偏處如使承福反斥以爾亦墨也則未知
將何以分疏耶既昧性命之理析毫釐於楊墨之
所以差又因氣質之偏而進攘失乎不免愛翟而
憎朱始知有天吏然後可以誅暴有知言養氣之
君子然後可任其斥邪辨異矣

古之小人有不知其惡而爲之者矣如南衮者自知
其惡而爲之者也想其爲人所不足者非慧黠故
既作如此舉止自知其遺臭萬年投其文於火中
曰後孰有見我文者可謂能自知矣亦嘗見其所
撰白沙汀記至其跌蕩之際慨然興歎謂文章之

傳遠與否在其人善惡如何此言何爲而發也於
斯時也苟有惜名之念萌於方寸而不懈則士林
受福而止亭之名亦將百世不磨嗚呼可勝痛哉
凡人發言多失之率易而亦未能審聽他人之言故
酬酢之間十八九不湊著或麤疎而不尋語脉或
密固而滯於言詮或英邁而失之臆度或昏愚而
不究歸著或聽邇言而尋之於高遠或聽眇論而
忽以爲膚淺以此終日接話而其不爲齟齬矛盾
者幾希然其不會聽言者非但由性質有偏而然
也大抵定心者少而放心者多忿忿擾擾之中發

忙酬應宜未能審悉曲折而善爲往復也如問東答西則失之未詳其過猶少如聞說晝必反以夜聞說寒必反以暑乃迷藏之類尤爲可憎至於枕流漱石獐邊鹿鹿邊獐之類或滑稽而遂非或依違而藏拙最爲心術之害與人爭辨之際乍覺有如此證候不可不痛祛而不畱根也亦有理屈於人而怫然勝心之發尋討人言句罅漏而强拗折之或截去首尾而孤擧一句或窮搜枝葉而不察本旨此則全出於未能平心而務欲勝人蓋用意愈深而做病愈重荀子曰有爭氣者勿與較凡與

人接話如逢如此之類括囊可也以此知可與晤語之人天下鮮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言謂之失人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失言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凡與人酬酢者不可不服膺此訓

班固之潤色馬史多失於减字或失於增字如李廣傳終不能復入石减其石字則使其神凋喪如匈奴傳冒頓之圍漢祖四方馬色一一列書曰青駹馬白馬烏驪馬騂馬四馬字排得甚壯而只以一馬字統之雖似簡省而氣熖則頓减此則减而失

者也如叙鉅鹿之戰楚兵呼聲動天只舉一天字
而軍聲之直上干雲壯矣添配以地字則鈍重却
少力此則增而失者也文章亦如聖賢等品上聖
作用自大賢以下固難贊其辭也
孔子之言雖簡而亦有繁而不殺者如論管仲以邦
君與管仲三次對說如答子張問明以浸潤膚受
申說至再一則發於慷慨一則致其丁寧不自覺
其言之爲繁耳檀弓雖簡而不沐浴佩玉以詳爲
妙
退之所謂陳言如六朝人之引用古事與踵襲前人

言語如問咼晉陽甲易簣亡琴之類是已退之之戞戞務去蓋欲必自己出雖孟莊班馬之文未嘗勦襲一語所謂起八代之衰者正爾在此茅坤輩不知陳言之爲何解作平常俗語若是則退之之所務終歸於虬戶銑溪之類豈不誤哉退之文中實多平常語如曰不幸兩目不見物寸步不能自致咼嘗有換字之意乎若使弇州輩當此則不言兩目而必用金篦不言寸步而必用貢趾此正陳言之可去者也

看梅花有許多般有究其天機呈露箇箇太極而樂

者周邵諸賢是也有取夫孤標冷韻託爲知己而
樂者林逋輩是也有賞眞色艶清芬助發詩興而
樂者詞人墨客是也有親近國艶不耐風流褰金
帳酌羔酒而樂者公子王孫是也有以雪中能春
無葉有花爲可異者凡夫俗見是也
伯夷傳非贊述伯夷也乃悲弔由光也非弔由光也
乃太史公自悲也生而身毁不用有甚於伯夷之
餓沒而湮滅不稱將與由光同歸豈不悲乎知一
篇大旨不過如此則從頭釋去可迎刃而解矣盖
伯夷許由等是巖穴高士而一則見稱於孔子一

則不少概見故世儒論者信伯夷而疑許由有足慨惋於是以身質之曰登箕山而見許由之塚則果有其人矣果有其人而未能與伯夷同傳者其於聖人遇不遇存焉遂以扶抑軒輊之意激昻其辭曰天下宗周則伯夷恥之堯讓天下則許由恥之讓國爲小讓天下爲大且不食周粟與讓天下之義孰高孰低特言由光義至高若將凌駕伯夷也因採薇之歌知伯夷之不能不怨而遂以禍善禍淫之理有所謬戾者致詰于天曰賢如顏回何以窮夭也惡如盜跖何以樂壽也反復疑難若未

釋然於天道是非也自子曰道不同至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方以義理決正蓋謂一時窮通輕若鴻
毛萬世德譽重若泰山自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
以至衆庶馮生斷斷以立名爲貴然名不自立必
待知己而揚聲故自同明相照以至雲龍風虎取
以爲以聖知聖之證若伯夷顏淵之於孔子或並
世而託門墻或曠世而蒙叙列皆得聖人而不朽
亦云幸矣如馬遷者存未能附青雲之士没未有
華衮之褒是則以夷回之窮阨從由光之堙滅舉
其終始無一可者豈不寃鬱乎一篇結局以趨捨

有時爲緊關伯夷顏淵於夫子趨焉者也由光則
捨焉者也夫巖穴之士合得高尚之名而邂逅有
幸不幸焉況處閭巷者又其下焉者乎此則馬遷
甘心下流而恐其名之磨滅而不章以爲恨恒耳
古今讀此傳者例不能細心推究融貫大旨只揭起
初段見其論禪讓曲折鄭重其辭若以重器大統
爲不當容易與人者則便謂馬遷主意不信有堯
讓天下之事而獨不知登箕山一證乃所以明許
由之有其人有其人則可知有其事矣即此論禪
讓有無失其主意者最爲淺見又於中間見其有

怨惑等語便謂馬遷主意異伯夷之嗟怨而疑天道之是非只如是看過而獨不知下段道不同云云乃所以折諸聖而歸乎正也又一篇緊關專在於趨捨有時而鹵莽者鮮能著眼則首尾散漫靡所紐貫夷回之見稱譽由光之不槪見時有先後命有遇不遇史遷之自悼豈不以存旣不遇孔子倘庶幾萬世聖人之遇乎其所以欷歔回轡者殆一篇三致志焉且從初以伯夷許由對作主賓抑揚其辭取決於孔子故到其叙致轉折處又必引孔子之言以證嚮之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曰富貴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雲從龍風從虎信手拈來若出諸其口最爲奇妙又前段以伯夷顔淵對擧者言其阨窮之一般末後又對結者言其遇聖人者有先後其爲關鍵益緊密覽者或未暇細繹意旨而妄作註評殆無異衆盲摸象或箕或杵未究全體之如何亦可慨已昔曾南豐教陳后山以二年讀此傳蓋欲其細著工夫悟此文之爲妙也后山遵用其法作文甚簡健但未知當時所理會者果得其本意否也

貨殖傳當分兩截作古今傳看自神農以前以至豈非以富耶爲古傳自漢與海內至豈所謂素封者耶爲漢傳大旨則以耳目口鼻爲欲富之根柢以聲色臭味爲攻取之材料達之天下四方凡水土所產物品之鮮多不齊而人民謠俗來往交易互相漸染者舉在其中其中來往二字爲一篇字眼所以從頭劈破舉老子之言而翻之者亦以往來爲誽眞所謂舞文手也其所謂熙熙穰穰者乃摸寫往來之狀而往來射利之中又有巧有拙輻輳尾解又所以狀巧拙之懸絕也巧之極矣便成富

者自什二以至於廉賈五之自千金之家以至巨萬以匹夫而與王侯相埒則名爲素封而其樂無窮樂之一字亦字眼故篇中頻頻提掇足可見健羨之意古傳中陶朱白圭之類皆巧之最者而與漢時卓程同一佊倆上文排布物品所産山東西江南碣石與下文所列關中三河以包楚越之地者可以對看但上文則先擧欲富之根以及攻取之資略擧山川而言之下文則自漢興以下廣列山川風土懋遷有無之地而民之欲富情狀互相漸染者莫不影現於其中如言鄒魯之好賈甚於

周人顓川敦愿學南陽之多賈是也大體如此其
零碎文義合容疏釋者條列如左
三寶難解以農工虞三者物貨解之亦粗通
至卯積著率歲倍率者利息之法也言卯年豐穰之
時廣糴穀物至明歲衰惡而糶之則其息倍長餘
皆倣此
下穀上種穀與種字別似是謂糶糴之用不甚精擇
而播種之貯必求上品也
楊平陽陳陳字爲衍文無疑蓋因下文陳椽而誤也
陳椽似是如屋椽之交于棟猶縮轂之類註言楊

陳姓及經營馳逐皆鶻突

河東之楊平陽河內之温軹河南之洛陽須分明記取勿令混其交界而自平陽傍及秦翟種代自温軹傍及趙中山自洛陽傍及齊魯梁楚楚最爲大故剖爲三段而天下盡矣

地重之重謂民俗重厚謹言重於耕稼亦誤

戶百萬之家戶字有精神以一戶而當千戶之封以什二利息而得之誠如廉賈之什五則足當累千戶矣

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其論求富次第最妙

作力如胃脯灑削之類鬭智如賣畜求繒獻戎王之類爭時如旱資舟水資車之類

節駔會駔會儈也節計數其贏餘也如買棗栗千石費錢千兩而斥賣之價贏得千二百兩則什二也至三百或五百則入己者多如或未滿二百則將恐不足於償本焉能爲己財乎自節駔會至非吾財當如此看方是分曉

椎埋去就之椎埋當作推理嘗聞谿谷亦如此解蓋因上文攻剽椎埋而爲混錯也

上文言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至其下段結鎖處又言

富必用奇勝秦陽之葢一州由田農拙業接之以
富無經業貨無當主則意始跌蕩文極變化矣
自秦陽以至雍樂成日以葢日以起日用之富日以
饒及其健羨愈濃鼓舞其辭曰千金千萬鼎食連
騎以至擊鐘而興味長矣
唐順之曰出入變化中軌範森然看得是矣如將叙
關中必原本文武治化將叙三河必擧唐殷周所
更居言鄒魯則謂有周公遺風言梁宋則以堯遊
舜漁湯止于亳起頭此則就賢聖遺迹而言之如
種代之羯羠剽悍自武靈而厲之也淅俗之喜遊

昉於闔廬春申王濞又以惡習來歷言之歷歷如指諸掌亦可見軌範森然處若論其規模宏闊則如言南楚好辭巧說少實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似無關於交易積著而廣說無漏使今人撰殖貨文字必不如此此正如衛詩之美莊姜廣述門閥容色以及鱣鮪葭菼浩無津涯朱子所謂韓文力量不及漢文者豈指此等處耶

太史公作遊俠傳其意固在於嘗遭李陵禍交遊莫救深有慕乎遊俠義氣欲極力贊揚則又以世儒酸論深排俠客一例作强暴不軌看至於公孫弘

以一時大儒論殺郭解故尤有所不平遂以朱家郭解對季次原憲而挈長度短篇首引韓非之言以謂俠客固或犯禁而儒者之亂法亦未得當蓋暗指弘輩也以術取卿相輔翼世主者則稷契伊夔之類所以言固無可言者而季次原憲雖讀書懷德而功無可見與俠客彼此相較爭一義字義字即一篇字眼彼則義不苟合此雖不軌於正義而言信行果不害其爲義千里誦義又何如抱咫尺之義而久孤也哉何知仁義以下蓋欲破碎儒者之所謂仁義未足爲準信而以跖蹻之誦義與

竊國之門仁義存焉歸之於迷亂不分曉所以深
折世儒拘拘之說而至於誠使鄉曲之俠以下則
言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固勝於季次原憲矣雖
以義言之俠客之義何歉於彼哉或者以俠客權
力謂不及於次憲者不成說話夫存亡死生濟人
緩急乃所謂權力次憲何嘗有此乎蓋只以權力
相較若有歉於義者故特言𣅜可少哉文勢呼吸
亦自分明至言朱家郭解之徒雖扞當世文綱而
私義廉潔有足稱者則又以義歸諸朱郭而至公
孫弘殺郭解處特用春秋書法曰遂族郭解翁伯

蓋深惜之亦歎世儒之持文網太密也

信陵君傳仁而下士爲綱領下士則於迎侯生從毛公薛公見之仁則於救其姊欲與趙俱死見之又將殺晉鄙而泣又下令軍中使獨子無兄弟者歸養皆可見仁之過人處漢高之每過而令民奉祀亦以其寬仁相契合也朱亥事湊會最巧而太史公點次儘有精神始迎侯生則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及侯生爲上客則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及將殺晉鄙則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前後三段

照顧有情極妙極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
伐魏此可見公子氣焰斤兩大段可畏諸侯聞公
子將各遣將救魏破秦軍而走蒙驁及秦聞公子
死使蒙驁伐魏拔二十城公子生死有關於宗社
興亡有如此結之以高祖聞公子賢每過常祀置
守塚五家前後四聞字亦須看他關節此傳泛讀
只覺得磊落疎蕩而仔細推來無限緊妙讀史傳
者亦不可以麤心了却也
荆軻傳以擊劍起頭繼言與蓋聶論劍被其怒而目
之云有不稱者焉又被魯勾踐怒叱逃去不復會

至末端乃擧勾踐所言惜哉不講於刺劒之術而
反復致意焉其意若曰誠使荊卿熟講劒術於蓋
聶勾踐之間則豈終失手虛擲秦宮之柱乎其無
限慨惜之意卽文可見然荊卿之所以失著者實
由燕丹未能指一分付使荊軻意分兩路一欲爲
曹沫之刼齊桓一欲爲聶政之刺俠累卽其所謂
則大善則不可云者適所以歧貳其心徊徨於把
袖之際也且丹以秦政爲何如人也縱使得約契
返侵地果如齊桓之能不食言乎丹固慮淺而軻
之苟於奉行其疎也豈但以劒術之不熟也哉

鞠武之薦田光則曰燕有田光先生智深而勇沉可與謀田光之薦荆軻則曰所善荆卿可使也可使者便是教刺殺秦王也謀自光出而假軻之手所謂欲行曹沫之計者乃光死後所商量者使光而在以其智深必不以其計爲善也

求天下利匕首說得甚詳實鄭重而至其藏在地圖内則水墨其文只曰裝爲而已不知圖之在何處也至其圖窮而匕首現則躍然龍出神筆神筆

項羽本紀始則渡江而從之者八千人渡淮而黥蒲輩以兵屬者六七萬人及其卒困渡淮而騎能屬

者百餘人臨烏江而歎八千人之無一還方其自南而北每進一步氣勢愈長若潮濤之翻天也俄而自北而南每退一步兵甲零殘若敗葉之捲風也觀其終始消長考諸地勢南北而歷歷分明史筆於此必非泛然叙次也看渡淮兩屬字則可知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此一段叙戰功甚詳載諸高祖紀而見遺於此紀似欠痛快然其圍匝項羽之勢又有大於此者高祖之在廣武則西障也彭越之截梁地則東陣也韓信之略河北則

北陣也黥布之叛九江則南陣也四面圍逼而項羽在垓心不待垓下之戰而敗勢已具如觀碁局可供一噱

鴻門宴略於高祖紀詳於此紀者何也項羽之失天下由其不仁未必由不殺沛公也而然沛公之外無他勁敵龍脫其網虎失其勢安危操縱判乎此一場故就項羽濡忍與范增睥睨處極力鋪張無毫髮遺狀夫以一生喑啞之氣到處屠坑之虐乃於先入關關之對手等閒宥過豈非天哉詳諸項羽紀意有在矣

鴻門叙事先言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灞上以兵力强弱形之畏其難敵也後言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灞上以地勢遠近詳之慮其難脫也兩關排立極有意思

分王諸將全用愛憎處有許多層分沛公則疑而未負約者也長史欣以有德也黥布司馬卬梅鋗共敖以有功也臧荼田都以救趙與從入關也田安以救趙也吳芮以從入關也申陽以先下河南也張耳以素賢又從入關也陳餘不從入關而以素

賢封三縣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擊秦故不封自餘魏王豹趙王歇齊王市韓王成燕王廣皆處愛憎之間者也章邯董翳以秦降將取便拒沛公而王之也黜陟殿最一任胸臆所以致羣憾競起天下分崩叙得來眞似驚濤怒浪

項羽之終致困弱直由於彭越絕糧道其嗾誘彭越者乃田榮也項羽之從初失歡於榮可謂少智矣

余嘗謂彭越之於項羽猶獍之於虎虎之跳踉大呼百獸懾伏獍也瞯其離穴盡噉其子及虎來追便即閃避虎之頻頻來往不覺其氣力疲盡彭越之

朝絶糧道暮槃河北使項羽力盡事正類此
范睢傳湖關遇穰侯事若冥會文亦神奇贊中之鬼
乃有吞秦相之氣偉哉東行縣邑亦暗伏擅厚罪
案昭王立三十六年云云大抵言昭王之志滿氣
得與貴戚秉政無間隙可入鐵桶相似以見說難
之張本也又言穰侯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具罪
案蓋越國遠攻則爲疎計利歸私家則爲不忠故
也離宮之見大膽言秦獨有太后穰侯又言穰侯
爲秦謀不忠然以左右竊聽不敢言内而先言外
事猶論伐綱壽之非計只言非計猶是外面說話

及其日親說用然後大開口論罪斷之以罔上不道臚列罪狀若將盡南山之竹而畢竟利歸陶國爲現捉贓案穰侯安得解脫而昭王安得不動念乎況射股擢筋恐嚇尤毒宜乎其大懼稱善也夫自其待命客館以至離宮接見固積有揣摩而呑吐其辭俯仰察色見可而發若河決弩動而不可禦如范雎者眞可謂知說難矣

范雎見須賈一段妙在兩相欺須賈之始見而驚固以賁尸之復生而驚也抑以范雎之或張祿而驚也至門下而大驚直是判知爲秦相而驚也中間

一笑似嘲似疑含得無限意問孺子之習於相君
微探其意也使之取大車駟馬則又更審實也綈
袍之贈非出至意寸心中張祿范雎在半知半不
知境界故姑施此以示德自范雎視之以爲有戀
戀意而赦其罪則固爲見欺矣或者須賈之認張
爲范猜到九分捐綈袍而逭鼎鑊則其欺范雎也
大矣此事終涉依俙故史筆亦依俙寫去默想其
當時意態每發一笑

遠交近攻有次序曲折須是近交而後遠交遠交而
後近攻所以必先近交者將假道出入以締結遠

國也遠交旣固之後自近蠶食固爲定計而近者
或不聽和好則不得不以近攻爲先觀此伐魏拔
懷攻韓汾陘則可知范雎之隨機應變不膠守近
交初計矣
范雎之初見秦王許多說話以不畏死用壯而秦王
信之蔡澤傳初見范雎以不待死恐之而范雎然
之蓋羈旅之臣交䟽言深不肆其唐突則未可以
傾倒人主及其功成名立終始求全亦豈無怕死
之念乎以范雎一人之身而前則以不畏死凌厲
秦王後則以不待死見屈於蔡澤合兩傳而觀之

亦可發笑

范蔡傳贊只百餘字而轉換甚多三箇多字各有意義上言所謂辯士雖有計策所爲說力少則不能垂功於天下如以范蔡言之則所爲說者秦昭是已以其富强比諸長袖多錢以善計策比善舞善賈若小國弱君則固袖短錢乏之流此一段最爲肯綮偶合云者言其有幸不幸也前之無所遇者以善策遇弱國而無所施也此則言雖遇大國而未必能契合也末段則特言困厄有激必能大有遭遇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必窮餓勞苦增益其

所不能亦此意也讀此贊者例多於所爲說及多

如此二子或不能句若是而豈能通貫大旨乎

三淵集卷之三十六 終